



这段时间,她几乎完全冻僵了。她站起身来,蹲下去,又挺起来,然后又蹦又跳,活动冻僵的双脚,接着又拍拍巴掌,这样搞了十分钟光景,到最后,才觉得有点暖和过来了。

莫斯科给她发来什么回电呢?当然,她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在亮光下译出密码,但她急不可耐,反正剩下的火柴和纸捻到明天早晨也不再需要了。眼下,她把该发的电报都发出了,用不着再节约这些了。

她又蹲下来,点完了最后几根火柴和纸捻,译出第一组电文:“您意明白,离开斯城,去卡恰洛夫斯基森林方向,有人接你。”

“有人接您,有人接我。”玛莎蠕动着冻僵的双唇低声说。“有人接您。”她又一次重复道。她开始译第二组电文,刚译到“您的”两个字,想继续译下去的时候,疲惫手指捏的最后一根纸捻滑落在雪地上,于是,她划着最后一根火柴,想用这最后一根火柴点燃掉在雪地上的最后一根纸捻。也许,由于紧张和疲劳,她硬是没能认出下面那个字(不知为啥,她没能马上把它译出来),就觉得手指被烧疼了,手一甩,又陷入一片黑暗中。她摸了摸火柴盒,盒里空空了,她又伸手掏了掏大衣口袋,也许,会有火柴掉在那里,可是一根也没有。

夜,漆黑一片。她又想起那句“您意明白,离开斯城,去卡恰洛夫斯基森林方向,有人接您。”电文和“您的”两个字……下面电文是什么呢?只好等到明天天亮后再译了。

城里早就有人说,这坐卡恰洛夫斯基大森林里有游击队,她知道,这座大森林如果不是从这儿直接开始,那就是在这一方向,从黑黝黝的林子后面不远的地方开始。要走,就得马上动身,此刻,她很想缩成一团,躺在这里,躺在这个地堡里睡上一觉,但是,理智告诉她,决不能这么做,这首先是因为现在躺下来,就永远别想再站起来了:她觉得,她有点暖和过来,而实际上她快冻僵了。这是主要的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如果她真的想去卡恰洛夫斯基森林,如果那儿真的有人接她,她就应该马上走,就在此刻,趁着黑夜离开这城市,尽可能走远一点。不错,如果她立刻在黑夜中动身,她可能会迷路,不过,如果她等天亮再走,那她可能在市郊附近被敌人抓获,那就更可怕了。

她不知道,她有没有足够力气在这一夜穿过这片森林,但她清楚,留在此地,准死无疑。

她拎起篮子,里面的荞麦粒一把一把地往里上衣和大衣口袋里塞,一直到塞满为止,而后,她又把电台放在篮子里,走出掩蔽部,沿堑壕往左走了十步远,就把电台埋在雪里。要是她把电台埋在掩蔽部里,还是会引起人注意的,而直接藏埋在堑壕里,不见得有人能发现它。此刻,风搅雪越刮越猛,玛莎心想,再过一个钟头,这儿连她的脚印也留不下了。

她爬出堑壕,顶着寒风,穿过荒野,朝着前面那座黑黝黝的森林走去。

西蒙诺夫的名篇——《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评介

郑泽生

中篇小说《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是苏联已故名作家康·西蒙诺夫的力作,是作家从晚年一部煌煌巨著《生者与死者》初稿中抽

出的一条情节线索,于1959年独立成篇地写成一部中篇。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80)是蜚声



苏联国内外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政论家。

卫国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央军报的特派记者,到过许多战火纷飞的地方:他到过争夺激烈的斯大林格勒和鏖战正酣的库尔斯克的弧形地带;到过被围困的敖得萨,乘潜艇潜入过罗马尼亚的海岸边;乘飞机降落到南斯拉夫的游击队中;他列席旁听过在哈尔科夫对战争罪犯的审讯,目睹过苏美两国军队在易北河畔的胜利会师;他亲眼看到德国人在莫斯科城下的溃退和在捷尔诺波尔的顽抗,目睹过在莫吉廖夫的血肉横飞的战斗和大军直逼柏林,对柏林发起雷霆万钧的攻击。他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沿采访过各式各样、担任各种不同军职、具有不同军衔的人。他积累了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写出大量激动人心,扣人心弦,具有时代气息的不朽名著,塑造出许多坚强、勇敢、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人物形象。

西蒙诺夫最有名的代表作,当推战后写成的大规模描写卫国战争的长篇史诗,题名为《生者与死者》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三部曲第一部《生者与死者》的初稿近60印张,在初稿付印时,作家考虑到线索太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因而决定将事件局限在西方战线上,从60印张中抽掉一半内容,并利用这些情节写出好几部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其中就有《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

三部曲第一部问世后,引起苏联评论界的激烈争论,褒贬不一,有毁有誉,有人指责作者描写的真相不真实、片面,专写无边苦难,专暴露阴暗面,背离苏联文学的优良传统,有意给英勇的红军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抹黑,但许多评论家指出,作者写了最初的挫折和失败,才能更清楚地映衬出最后胜利来之不易,才能更充分地挖掘出苏联人民的崇高精神面貌。

作者在小说《生者与死者》的初稿中,着意刻画了三个战斗在敌后的妇女形象,其中之一,就是三部曲主人公之一——辛佐夫的妻子玛莎。这一形象在《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

中得到更好地展现。

战争爆发的那天,辛佐夫和妻子玛莎正在远离战场几千公里的、去休养地的途中,听到战争爆发的广播,他们中辍休假,立即返回,辛佐夫去前线找寻部队,而玛莎留在莫斯科进了一所通讯学校。辛佐夫经历无数次危险,受尽非人折磨,受伤,被俘,逃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信任,猜疑,冷眼相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丧失报国的赤子之心,为了重返前线,参加战斗,保卫莫斯科,他到处奔波,终于得到在区委搞组织工作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马利宁的信任同情,帮助他重新上了前线。辛佐夫被俘逃出,来到莫斯科,无意中遇到妻子玛莎,正巧妻子由于即将空投敌后,获假一夜,回家来拿衣物。玛莎天明后回到学校,她向校长汇报了丈夫被俘逃出,得不到信任,欲上前线而不能的情况,同时又怕一夜怀孕,影响空投敌后后的工作,也向校长征求意见。

这里作家提出一个信任人的问题。一个名叫什马科夫的营政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往往过早地怀疑某某人不可靠,而又过迟地相信某某人毕竟可靠。”在那个时代,由于动辄猜疑人,又由于有些人专凭猜疑,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打击,陷害同志,踏着同志的血迹往上爬,使国家和个人都受到极大损失,甚至付出极其严重的血的代价。在暴露某些刁难的人的同时,作家又歌颂了主持正义,一生处事严谨的老布尔什维克,区组织部长马利宁,他竟甘愿以自己几十年党龄为辛佐夫担保。

无独有偶,玛莎的校长什梅廖夫,也甘冒风险,支持她空投敌后。校长在玛莎向他汇报丈夫情况时,他的头脑里掠过很多想法:听到了她丈夫的情况,要不要撤销派这个女学员去德国人后方的决定呢?他本人相信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取消这次飞机,但这次飞行还是有可能被取消的,因为学校其他负责人可能对这件事持不同看法。如果不派她出去,那她会断定组织不相信她了,这对一个侦察员来说,是最坏不过的了,这么一次打击,可能永远使她

一蹶不振,永远不适合于这一行工作。他考虑到派她出去是事业的需要,也是她本人的需要,因而他甘冒风险,不叫玛莎把她丈夫的情况再对其他人说,他一个人承担下全部责任。

由于什梅廖夫的信任与支持,玛莎才得以顺利空降到敌后。她冒充女医生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的外甥女,潜入斯摩棱斯克,由女医生介绍,在她所在的德国军人医院找到一个卫生员的职务,潜伏下来,忍辱负重,特别是她空降前担心的怀孕事,真的发生了。校长在她临行前针对她怕怀孕而说的一段话,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如果一个侦察员听从环境支配,那一切都会对他有妨碍,如果他环境置于自己的控置下,那就很少有什么能够妨碍他。拖孩子的妇女,老人,瞎子,聋子,缺胳膊少腿的人,都可以当好侦察员,这一切不利条件,转过来可以不利于自己,转过去可以不利于敌人,这完全决定于人,决定于这个人为事业的利益,准备承担多少额外的困难。”

掩护玛莎的女医生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一生坎坷,终身未嫁。她本来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由于看不惯父亲所做所为,她在上大学学医时就与家庭脱离了关系。她毕业后,做了医生,在长期为贫苦农民与士兵看病的过程中,她看清了沙俄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她与劳苦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革命后,尽管她由于出身不好,家庭成员被镇压的镇压,被流放的流放,她本人也受尽歧视和冷眼,但她对革命的真理依然坚信不疑。德国人占领斯摩棱斯克后,接管了她所在的那个传染病医院,改为德国军医院。德国人了解到她的出身,以为她一定会痛恨布尔什维克政权,一

定会是德国新秩序的死心塌地的支持者。德国人错误地估计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爱热祖国的拳拳之心。

德国人攻进斯摩棱斯克后,索菲娅与另一个卫生员掩护了七个在医院养伤的苏军军官,并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转移了出去,其中一个正是国家安全部门负责这一地区地下工作的干部,这位干部回到莫斯科后,通知该地负责人与索菲娅取得联系,发展她成了地下工作者。她对德国人以不卑不亢、对工作严肃负责的态度,取得了德国人的信任,因而能从受伤的德国军官的谈话中,听到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由玛莎拍发到后方,对统帅部制定计划,起了原来未曾料到的作用。她还和玛莎及另外一个姑娘配合地下工作同志除掉了一个为虎作伥的特务。

在关键时刻,她甘愿牺牲自己,掩护玛莎提前转移。

在作家塑造的许许多多与德国人进行殊死斗争的人物画廊中,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与索菲娅的命运和性格有一点点相象之处,通过这个崇高的、悲剧性的命运,作家又为我们展示了全民战争的一个历史侧面。小说所以以“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而不是以“玛莎”来作书名,正是因为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千千万万旧社会出来的非党老知识分子。他们过去虽然受过种种打击,误解、歧视和委屈,但他们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事业的正义性,因而在国难当头,他们与党与祖国同心同德,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小说《索菲娅·列昂尼多夫娜》的现实社会意义也正在于此。

下 期 要 目 预 告

西班牙中篇小说《良好的愿望》,是西班牙内战文学杰出的代表作家马克斯·奥夫的重要作品,小说叙述了青年奥古斯丁·阿尔法罗的一生经历和遭遇。他以免年迈母亲在精神上遭受刺激,而代父受过,忍辱负重,最后走向

悲惨结局。

法国中篇小说《灭亡》,是当代法国著名作家埃尔维·巴赞的名篇。小说以严峻的笔触,通过生动的情节,暴露了旧社会的令人震惊的罪恶和丑行。